

书记的“天价手表”谦虚点好

【中国观察之樗枘专栏】

最近,县委书记们的手表很受瞩目。据《成都商报》12月23日报道,一名网友在《县委书记,您戴的什么表?》的帖子中,公布了16个不同省份县委书记戴名表的照片。网民证实最贵的是陕西佛坪县委书记的一款劳力士手表,市场价在52万左右。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很快作出了反应。据《三秦都市报》12月23日报道,杨光远书记称自己被误会,手表是只值两三千元的梅花表。目前,他已委托专人为自己维权。

与另外15个县委书记相比,杨光远书记的快速反应值得称道。一方面可说明,杨书记很把舆论监督当回事;另一方面,他选择了自我澄清,而摒弃了某些县委书记直接派警察抓人的癖好。

但如果与常州市市长王伟成相比,杨书记的表现又是令人担心的。今年10月,针对网民对上马BRT项目是为了中饱私囊的指责,王伟成亲自在网上有理有据地进行辩驳,赢得了市民的赞扬。佛坪县的杨书记则不然,他的解释是简单的,并且这一解释还是由宣传部门代为做出的,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声称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从以往的经历来看,官员借助或直接动用“法律武器”,难免令人心惊胆战。事实也基本能证明,官员的“权利”总是容易得到优先保障。这次,杨书记哪方面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呢?从宣传部长的解释来看,仍是名誉权。不过解释同时又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又把并非完全失实的舆论监督称之为“主观臆测”的虚假信息。杨书记的手表是否价值52万元,尚待证实。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手表的市价是近3000元”,即便如此,国家级贫困县的书记戴数千元的手表,与该书记所谓的“低调简朴”、“一直保持农家子弟本色”的论调,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说人们对杨书记手表的估价过高,错也不在舆论。国外公众对官员的家产、服饰,甚至臭袜子的价值,都了解得很清楚;而我们呼吁了N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没有着落,这都是官员们作梗的结果。也就是说,向法律讨说法的本该是普通百姓,而不是官员。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其权力来自于公众,其个人财产必须接受大家的监督。在这些方面,官员并不能享有与普通入同等的名誉权与隐私权。

上述道理,官员们并非真的不明白,但他们动辄把舆论监督视为谣言进行打压,显然既是对舆论监督的惧怕,也是对舆论监督的恫吓,以图杀一儆百。纵论层出不穷的县委书记派警察“维护名誉权”事件,动机莫不如是。与派警察直接抓人相比,虽然威胁“法庭上见”的形式要温和许多,但性质并没有什么不同。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官员向媒体叫板的现象,愈加显示出舆论监督立法的紧缺性。我国现行的民法对官员与普通公众在名誉权保护上并未予以区别,这使得官员状告媒体有了合法的借口。因此,舆论监督要想尽可能地避免官员的干扰,新闻法是绕不开的路径。(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书记维权何需劳师动众

■第二落点

通过接受采访以正视听,通过向上级领导汇报真相以还自己清白,杨书记采取的这些措施应该说有其必要性,还算有一定的分寸感。

但事态的演变已经越来越脱离轨道了,佛坪县委已经把为杨书记“正名”当做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比如,佛坪县委给市委的申报材料写道:近日,在国内一些网站论坛和贴吧中出现涉及我县领导同志佩戴所谓高档手表的文章和帖文,其内容严重歪曲事实,对当事人和我县形象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佛坪县政府网站首页上已经显赫地悬挂着《关于互联网论坛和贴吧反映我县领导同志佩戴所谓“高价”手表有关情况的说明》:所谓我县领导同志

佩戴名贵手表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毫无事实依据。对这种仅凭主观臆测杜撰虚假信息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和严厉的谴责。同时,将保留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个人名誉的合法权利。

姑且相信杨光远被冤枉了,但有必要夸大其词,上升到“对当事人和我县形象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吗?有必要利用政府资源为县委书记辩护吗?有必要不惜权力恫吓,甚至要付诸法律途径吗?这哪是维权,分明是滥用权力嘛。

其实,公民对官员“说三道四”是应有的权利。身为官员,杨书记就应该接受公众监督,即便有人不小心出现了误判,官员也应保持权力谦抑,而不是暴跳如雷,更不能利用公权为自己维权。(王石川)

“名表门”只需澄清无需维权

■第三只眼

我认为,杨光远只需“澄清”无需“维权”。即便真如杨光远所言,网友的消息有误,杨光远也应该大度一点。对于官员来讲,面对公众误解,最恰当的做法是通过有理有据的说法进行澄清;如果不依不饶,揪住不放,哪怕是合法维权,也会引起公众的反感,使得澄清的结果大打折扣。

在中国,网友的火眼金睛正在让网络成为一个阳光地带。当网友目光从华南虎照转移到官员穿着打扮上时,其监督威力是如此之大,官员穿什么戴什么,都成了网民们乐于刨根究底的话题。很明显,传播迅速的网络监督为公众监督添加了一个新的形式,并且也

索来源,从实际效果看,这有利于我国反腐事业和公民表达习惯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当事官员不能随便对网友的误判进行打压,就是国家有关部门,也要保护网友对腐败问题的监督热情。

面对“名表门”事件,杨光远书记只需澄清无需维权,澄清可以让假消息影响不了官员形象,而放弃维权还可以进一步树立官员形象。退一步讲,杨光远就是维权,也希望司法部门考虑到网络监督的积极性。网络监督近年来虽然势头迅猛,但毕竟还是新事物,出现误判在所难免,相信中国网民会越来越理性,而网络监督也会越来越高质量。给方兴未艾的网络监督一点空间和时间,不是坏事。(王攀)

扶持地产的政策力度还要加大

【中国日记之童大焕专栏】

国务院办公厅21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终于放宽了二套房贷款利率政策,也同时调整了二手房营业税政策。(12月22日《新京报》)

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对投资性住房保持过于警惕的态度。但经过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潮起潮落,我们终于发现,税收不是万能的,二手房营业税并不具备对房地产市场的强大调控能力。在房价高速上升阶段,高额二手房营业税不仅没有达到抑制炒楼的目的,而且卖方将所缴税费都转嫁到买方头上,进一步加重了买方的负担。而在房价下行阶段,减免和取消营业税对刺激楼市回暖的作用同样有限。

同样的道理,二套三套房的贷款利率政策对炒房者的影响也有限。炒房成风的原因在于楼价的快速上涨了市场以短期投机的机会。真正的炒房者往往快速快出,银行利率调高对他们影响不大。真正要抑制短期炒作,通过提高贷款首付即可达到目的,没必要再通过提高利率殃及储蓄型的长远投资型购房。

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作用和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可谓提纲挈领切中要害。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刺激内需的龙头,我认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扶持力度还应该再加大,眼前的政策还远未见底。

孙立平先生说得很对: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

用消费品时代十分艰难,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我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的次贷危机相近,不如说与19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遇到的问题更相近。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美国都在过同一个坎儿,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经他这么拨云见日地一突破,我们会发现,当下面临的内需不足,归根结底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不足。在此情形下,即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所言的政府给每个人发消费券,也刺激不了多少内需。中国人拥有住房的情结和教育情结一样深厚,因此住房才是真正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一打开,汽车、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会接踵而至。

理清了这一点,住房政策就可以更大胆一些。首先,住房市场化的基本方向不能动摇。其次,市场化的道路也有代价,就是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但这不是市场化之过,而是市场化没有多元化之过。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个充分的多元的市场,不仅有政府主导的商品房、廉租房,还应该有城中村,以及大量出租房等面市。市场多元,人们的选择才会多元。在购房政策上,还应该实行购房退个人所得税等政策,或者直接将对个税起征点调高、税率调低,鼓励住房消费。第三,交通先行。政府要大力发展地铁、轻轨、城际列车等公共交通,建设交通沿线城市带,以此增加住宅供应,提高竞争,降低房价。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又能有效避免“大城市病”。(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别为大闹考场的局长开脱

■公民发言

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在咸阳市委党校参加研究生班考试时,因违反考场纪律,被监考老师制止,没想到他暴跳如雷,站起来破口大骂:“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12月22日《西安晚报》)

如此牛人牛语,足可参评“2008年十大雷人语录”,被它雷倒的不仅是考场,还有舆论。在众议纷呈中,有一种声音似是非而非:王局长就是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破了一些官员“买文凭”的潜规则。

这样的观点有为王局长解套的嫌疑,因为它暗含这样的假设:他所参加的考试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大闹考场也就没什么。殊不知,目前并没有证据认定咸阳市委党校研究生班考试一定有问题,这是其一;其二,王局长自己揭发自己“掏钱买文凭”,但这无法证明考场的其他人也和他

一样龌龊,更无法以此为借口扰乱考场秩序。不管是谁,只要进入考场,就只有一种身份:考生,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守考场纪律,这是常识。如果因为一些考试存在地窟,就可以无视考场纪律,这无异于以铁路春运问题成堆为理由,大摇大摆不买票上车,乘务人员要求补票,还大打出手。这是什么逻辑?街头地痞的逻辑。

破口大骂的王局长让我想起《水浒传》的泼皮牛二,他们两人学识、身份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对社会规范、制度准则等缺乏最起码的敬畏,以自我欲望为标杆,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正如牛二觉得那条街是他的地盘,想干吗就干吗,王局长也显然把考场当做他治下的科技局了——牛二的底气来自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王局长则来自“我是局长我怕谁”,不监督的权力衍生乖张与猖狂,最后演变成斯文扫地、流氓气冲天,这是古今不易的铁律。(修仰峰)

无争议的“最牛公交站”很好

■公民发言

四川省隆昌县政府全额投资180万元,全面改造县城18个公交站。这批融时尚元素和诸多地方特色文化于一体的仿古公交站,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的公交站”。(12月23日《华西都市报》)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史上最牛”。太多的社会上的“史上最牛”,充斥着无聊、恶搞,甚至带有暴力、暧昧色彩;而带有官员身影、政府行为的“史上最牛”,几乎都是“问题事物”,不管是史上最牛的官员做派、史上最牛的公车、史上最牛的官话、史上最牛的别墅,还是史上最牛的强拆、史上最牛的检查、史上最牛的宴会、史上最牛的文件措辞,体现出的是权力的傲慢、公众的无奈。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史上最牛”,几乎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带着调侃、讽刺、泄愤意味的。然而,“史上最牛的公交站”

不同以往。这个“史上最牛”与以往的“史上最牛”相比,不仅不烦人,而且应该被不断复制。建公交站的方案,是隆昌县委、县政府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确定的,许多地方别说小小的公交站,就是建飞机场,都不愿事先征求民意。投资180万改造18个公交站,这是当地百姓早就知道的,许多地方别说公交站的投资,就是比这明白百倍千倍的投资,百姓事先问白吗?征求意见、大家公认、一致好评,“史上最牛的公交站”有资格这么“牛”——每个公交站10万元贵不贵?当地百姓说不贵它就不贵;搞地方特色公交站好不好?当地百姓说好它就好;公交站将通过广告运作4年收回投资行不行?当地百姓说行它就行。我们应庆幸出现了无争议的“史上最牛”,我们这个社会应该不断复制这类无争议的“史上最牛”。终于出现了一个没有争议的“史上最牛”,它却比“史上最牛引争议”更具价值,不是吗?(李知雅)

对范美忠的再就业多点宽容

■热点纵论

如果时间能让人忘却那些人性中的幽暗,就很可能带来明亮而有长度的未来。现在,对即将重新走上讲台的范美忠,又会有多少人愿意馈赠他一个有长度的人生呢?

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学生独自逃生而被网民称为“范跑跑”的范美忠,将正式受聘于北京某教育学校,担任该校文科教研室主任,并将在中央民族大学礼堂公讲人文关怀。(12月23日《中国新闻网》)

网上已经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开骂,其实重复过去实在是件无聊的事,面对范美忠

的再就业,真的不希望再把争议拉入昔日中去。在有关范美忠事件汗牛充栋的争议中,最能打动甚至击穿我的,是学者崔卫平在《经济观察报》上依次发表的三篇文章。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它们的标题——“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自由地爱母亲,自由地与他人休戚与共”以及“筹划自己有人生长度的人生”。平凡的人生有许多感动,但平凡的人生也会有许多幽暗。就像崔卫平说的那样,幽暗是指“人性表现不佳”,在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人性幽暗,就成为“人性的灾难”。范美忠当初的行为当然不值

得赞赏,但其同样也需要理解——这个在特殊外部情境中“扳倒了自己人生”的青年,难道真的就因为那几句诘语,就要彻底牺牲原本应该很丰富的人生吗?

扪心自问,谁又敢说不会遭遇人性的困厄、迷失甚至是灾难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需要自己去“筹划”,但人总是社会的人,所有有长度的人生,其实都需要我们彼此馈赠。

在范美忠那曾经扳倒的人生中,已经招致了太多的伤害,现在,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呢?曾经做

过教师的我,多年前读过范美忠的许多教育论文,强烈感受过他文字赋予的思想价值,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好老师。既然法律没有剥夺他再就业的权利,那么,让一个经历人性灾难的人,在今后的生活中体现更大的价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那篇《筹划自己有人生长度的人生》的文章最后,崔卫平说:“除非我们在人生及人性中有所积累和有所进展,否则我们的社会仍将十分幼稚。”那么,现在,走向公民社会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馈赠范美忠一个有长度的人生呢?(单士兵)

政府团购商品房理应公开透明

■热点纵论

近期,上海浦东多个楼盘的房源被由政府主导的一级土地开发商团购用作动迁房及人才公寓。(12月23日《新闻晨报》)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是政府的责任,团购商品房的资金也来源于财政。遗憾的是,团购已经持续数日,而与团购相关的信息,比如面积、价格,却并未及时发布。要不是相关研究机构监测发现和媒体披露,大家还不知道团购之事,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保障性住房作为民生工程,团购的资金

也来源于纳税人,因此很有必要将团购商品房的过程置于阳光之下。

众所周知,现在不仅保障性住房的分配过程越来越公开,而且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开发商是谁、房屋供应对象是谁、项目具体位置在哪儿、何时入住、销售价格(租赁价格)以及物业费是多少,都很透明。但发生在上海的政府团购行为却很不透明,团购的商品房到底是作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经济租赁房?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供应还是面向特殊人群供应?大家一概不知。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团购的是开发商甲

的房子,而不是开发商乙的房子?团购价格确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相关信息不公开,人们就会质疑团购过程是否廉洁?团购价格是否合理?

在我看来,政府团购理应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然而,既没有看到公开招标的报道,也不见有关方面透露团购信息。有人说,政府购买商品作为保障房,实际上是购买公共服务,但如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不透明,就让人有

大猜测空间,这反而不利于政府公共形象的树立。

政府理应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买房人”。不要因为不透明或透明度不够,而使得团购过程存有隐忧。虽然说,保障性住房通过团购这样的市场化运作,房源很容易解决,但效率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公平问题也解决了——保障性住房的分配需要公平,供给也同样离不开公平和透明。(冯海宁)

投稿邮箱: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